

## 金剛藏菩薩章

於是金剛藏菩薩，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。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「大悲世尊！善為一切諸菩薩眾，宣揚如來，圓覺清淨大陀羅尼，因地法行、漸次方便。與諸眾生，開發蒙昧；在會法眾，承佛慈誨，幻翳朗然，慧目清淨。

於是金剛藏菩薩，乃說：「佛在前面已為大家說明『圓覺大陀羅尼門』的因地法行和入門方便，還有修行的漸次。

讓我們這些本來朦朧朧的眾生，現在聽了佛的開示後，就覺得理路清楚，越感到有智慧。」

這段話像什麼？欲擒故縱。前面雖講的好聽，下面才是更直接俐落的問題。

世尊！若諸眾生，本來成佛；何故復有，一切無明？若諸無明，眾生本有；何因緣故，如來復說，本來成佛？十方異生，本成佛道，後起無明；一切如來，何時復生，一切煩惱？惟願不捨，無遮大慈，為諸菩薩，開祕密藏。及末世一切眾生，得聞如是，修多羅教了義法門，永斷疑悔。」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

在如來藏系，或說「自性清淨心」，或說「本來成佛」。

其實，既是性者，即應包含一切相——既包含清淨相，也包含雜染相。

所以於「自性清淨心」中，含有眾生無明的雜染相，並不為過。

同理，「本來成佛」的佛，是指佛性。於佛性中有眾生無明的雜染相，也非矛盾。

「十方異生，本成佛道，後起無明」：十方異生是本具佛性，而非本成佛道。無明為無始，非後起的。

「一切如來，何時復生一切煩惱？」證初果即不退轉，圓滿成道的如來哪可能退轉？

剛才不是說到「眾生本來成佛」嗎？如果眾生本來成佛，為什麼還有無明呢？如果無明是本來就有的，為什麼又說是本來成佛呢？

如果眾生本來成佛，後來退轉變成眾生了，那修行成道後的如來會不會哪一天也退轉，又變成眾生呢？這三個問題看似非常嚴重，難解難了！

但就我們的思考系統而言，卻不難解不難了！為什麼呢？在如來藏系或說眾生是自性清淨心，或說是本來成佛。以自性清淨心講的比較多，我們先論自性清淨心。

其實，既是性者，即是普遍性與包容性，而不能偏一邊。故雖稱為自性清淨心，但不會只偏於清淨的那一邊；而是包容無明與清淨。所以在自性清淨心下眾生有無明，其實並沒有矛盾。因為清淨是性，無明是相。

眾生的無明必是相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無明如果是性，就不會變，那就永遠無明了。故無明一定是相，才能斷除。且每個眾生的無明其實還不一樣，學佛之前跟學佛、修行之後的無明，其實都不斷在調整中，所以必是相法。

因此在自性清淨心下有無明的相，這並沒有矛盾。尤其講到無明，必是無始無明。既自性清淨心也是法爾如是的，所以它們本來就是並存的，無始以來就是並存的，並沒有矛盾。

所以第一個問題：「若諸眾生本來成佛，何故復有一切無明？」這不是問題。因為若將「本來成佛」，說是「本來具足佛性」，即與「自性清淨心」的意思是一樣的。

「若諸無明，眾生本有；何因緣故，如來復說，本來成佛？」自性清淨心其實就是佛性，是本來具足的佛性，而非已經修行證得圓滿的佛道。所以眾生雖是無明，但佛性還是不增不減。故在禪宗說是「日用而不知」。佛性雖時時刻刻都在，也時時刻刻都在用。因為所有見聞覺知的功能，都是從佛性所示現出來的，包括打妄想、為非作歹等，也都是佛性所示現的。而眾生唯

日用而不知，所以不管說是自性清淨心，還是本來成佛，其與眾生的無明都不會有矛盾的。

下面這個問題：「十方異生，本成佛道」這句話是錯的，乃「十方異生，本具佛性」而非「本成佛道」。本成佛道是謂已經修證圓滿的，才叫做成佛道。而本具佛性者，不妨還是眾生爾！

「後起無明」這句話也是錯的，因為無明不是後起的。如果無明是後起的，那再怎麼努力，都無法解釋為什麼會再起無明，於是無明就變成「無因生」了。故從《阿含經》以來都是講無始無明，而非後起無明。所以絕不是「本來成佛道，後起無明」。

「一切如來，何時復生，一切煩惱？」前提既是錯的，後面的推論當就無任何意義，所以這問題可不必再回答。但如要再澄清，乃謂：在《阿含經》時代，就非常明確地說：證得初果即不退轉，於七番生死內一定證得解脫。

既證得初果即不退轉，哪有證得阿羅漢果還退轉的呢？哪有證得如來果位還退轉的呢？這是不可能的事，只要見性就絕不退轉。

所以這三個問題對我們而言，只要把性相釐清楚，就不復存在。可是這樣的問題到處存在如來藏系裡，而且都沒有得到圓滿的答案；就算引用比喻也都有很多瑕疵，因為不直接從性相去著手的話，再怎麼比喻都是霧裡看花而已，哪能精準確認呢？

以上是金剛藏菩薩所提的問題，下面我們看佛的回答：

爾時世尊，告金剛藏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諸菩薩，及末世眾生，問於如來，甚深祕密，究竟方便；是諸菩薩最上教誨，了義大乘。能使十方修學菩薩，及諸末世一切眾生，得決定信，永斷疑悔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時金剛藏菩薩，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，默然而聽。

佛說：「你問題也問得很好，可是這問題卻是錯的。為什麼錯呢？

「善男子！一切世界，始終生滅，前後有無；聚散起止，念念相續；循環往復，種種取捨，皆是輪迴。未出輪迴，而辨圓覺；彼圓覺性，即同流轉。若免輪迴，無有是處！」

「始終生滅，前後有無；聚散起止，念念相續；循環往復，種種取捨，皆是輪迴」：著相而求，即是輪迴。

「未出輪迴，而辨圓覺；彼圓覺性，即同流轉。若免輪迴，無有是處」：不從「性」的觀點來理會圓覺，圓覺還如相轉，若免輪迴，無有是處。

這詳細講要花很多時間，但若簡單講「始終生滅，前後有無」是指時間相的變化，從過去到現在、未來，很多相或由有變無，或由無變有，或生或滅，或初始、或終了，都是指於時間相上的變化。

「聚散起止」這是指空間相上的變化：因緣或聚或散，相法生起了、相法沒落了。第三「念念相續」是指心念的變化。而變化又有兩種方式：一是不斷地變下去，一是循環式的變化。如春夏秋冬、晝夜、朔望都是循環的。可是今天的晝夜和明天的晝夜是不一樣的，今年的春夏秋冬，也跟去年的春夏秋冬不一樣。在變化中有循環，在循環中有變化。在這些相法裡，欲取欲捨、皆是輪迴。

簡單講，依相而求就是輪迴。因為相本來就是流轉變化的，眾生若是著相，即不免心隨相轉，這便是輪迴。心隨相轉，故在相裡做分別取捨，於是有得有失、有愛有怨，這都是輪迴。這段話講得非常直接明瞭。

但下面這段話：「未出輪迴，而辨圓覺；彼圓覺性，即同流轉。若免輪迴，無有是處。」意思是：既眾生都在輪迴，用輪迴的心來思惟、辨解圓覺，則圓覺也就跟著流轉了。

這段話講白一點是自打嘴巴的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如「未出輪迴，而辨圓覺；彼圓覺性，即同流轉。」那這《圓覺經》是要講給誰聽的？講給已出輪迴者聽的嗎？已出輪迴者所作已辦，還懶得聽你說三道四的。故已出輪迴者，即不需要再聽。若未出輪迴，而辨圓覺；彼圓覺性，即同流轉。那我經也不

用講，你更不用聽了。

尤其於文殊菩薩章已說「圓覺的因地法行」。那因地法行是對誰講的？對未出輪迴者講的，才是因地法行。於是若「未出輪迴，而辨圓覺；彼圓覺性，即同流轉。」講了等於白講。那怎麼辦呢？所以這段話，其實是錯的。

錯在哪裡呢？既依相而求，就是輪迴。於是若從相上來辨圓覺，彼圓覺性即同流轉。不能於相上而辨圓覺。

所以我一直說：《楞嚴經》的七番「破處」，其實是破相。因為大部分人都在相上找心，在相上找的就不是真心，只有提升到「性」的層次，那才是真心。

故眾生當怎麼辦圓覺呢？要從性上，去覺悟圓覺，不能從相上去認識圓覺。故從性上去辨圓覺，就不會有這些問題。因為從輪迴到出輪迴的關鍵，就是見性而已。這不是我講的，禪宗都是這麼認定的：見性開悟，是最重要的關卡。在原始佛教的證初果，也是以見無我性而能成就的。所以見性是從輪迴到出輪迴最重要的關鍵，因此我們從講《圓覺經》以來，就非常明確地把「性、相」標示清楚。

好，下面再延伸見性的問題。很多人都覺得《金剛經》這句話說得很好——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其實對大部分的人而言，心無所住反而像孤魂野鬼一樣，沒辦法安住。所以我講《金剛經》時，不強調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而是推薦「應有所住而安其心」。是「有所住」，而非「無所住」。那「應有所住」要住在哪呢？要住在性上！因為理得，才能心安。心要安住在性理上。

好，我們再反過來看，「應無所住」不對嗎？相是無所住的，沒有錯；但性則有所住。且一定要先見性，才能真不住相。否則只是強調「應無所住心」，卻使不上力。

這種情況像禪坐，只是求不打妄想是使不上力的，但給一個方法去練，反而可以慢慢減少妄想。所以要從有所住才能不住相。其實所有修學的大原則，乃見性不著相爾！因為不著相，才能證得涅槃，著相就會跟著流轉。

譬如動目，能搖湛水。又如定眼，猶迴轉火。雲駛月運，舟行岸移，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諸旋未息，彼物先住，尚不可得；何況輪轉，生死垢心，曾未清淨；觀佛圓覺，而不旋復。是故汝等，便生三惑。

「觀佛圓覺，而不旋復」：從性上觀，本不動不搖也。

「譬如動目，能搖湛水」，如果眼睛一直動，本來是非常清淨、穩定的水，在看時卻不免動搖。「又如定眼，猶迴轉火」，一支香點著後，將之快速旋轉，看起來就像有一團火。

「雲駛月運，舟行岸移，亦復如是。」晚上看月亮時，因為雲跑得很快，所以感覺月亮也跟著跑。月亮本來就會動，但不會跑那麼快。我們坐在船上，因為船在航行，看岸似也在移。

「善男子！諸旋未息，彼物先住，尚不可得；何況輪轉，生死垢心，曾未清淨，觀佛圓覺，而不旋復。」意思是，眾生是輪迴的，心本在動亂不已。若以此心，來思惟、辨解圓覺，則圓覺乃不免跟著流轉，因此才會有剛才所提的三個問題。我覺得：這種講法有點強詞奪理！為什麼呢？

且問各位，坐高鐵正以近 300 公里的時速奔馳，你看窗外的景像，是否跑的很快？大家都說：是，跑得飛快！

但你錯了！如果你看很遠的景物，就不會跑得很快。看得越近，當然閃的越快；看得越遠，就相對的越穩定。所以古代的人，晚上在海上航行，是用什麼定位？用北極星定位，而不用地球上的點，因為地球既自轉，也公轉，位置都會跑，但北極星的位置卻不會動。所以要找一個很遠、接近不動的點去定位。

故在生死輪迴中要怎麼定位呢？從性上去定位，因為相都是流轉的，所以無法定位，但性是不動的。所以說「觀佛圓覺，而不旋復」是強詞奪理的。因為眾生雖在輪迴，相都在動，但還是有可能見性的，見性就能悟得圓覺。

這段話，乃為答前面的兩個問題：眾生本來成佛，為什麼又有無明？既有無明，為什麼又稱為本來成佛？但答到目前為止，還是覺得答非所問哩！

下面是答「佛何時復生煩惱」的問題：

善男子！譬如幻翳，妄見空華；幻翳若除，不可說言，此翳已滅，何時更起，一切諸翳。何以故？翳華二法，非相待故。亦如空華，滅於空時；不可說言，虛空何時，更起空華。何以故？空本無華，非起滅故。生死涅槃，同於起滅；妙覺圓照，離於華翳。

「生死涅槃，同於起滅；妙覺圓照，離於華翳」：性雖不是相，性亦不離相。故不必捨相，才能見性。華翳因無明有，既妙覺圓照，當已離於華翳。生死涅槃，同於相法。

問：涅槃，云何是相法？答云：既隨修證而有的，即是相法。然從見性而修，故不退轉也。

經云：以一切法不受，故證涅槃。既不受，即不會退轉。

這比喻大家都已熟悉：眼睛有病的人才看到空中有花，既眼病治好之後，即不會再看到空中的花嗎？我且問你：眼病治好之後，就敢保證永遠不會再生眼病嗎？其實，無人能擔保必不會再生眼病的！

所以用相法作比喻，乃沒有任何保證。因為相法的比喻，跟「性」永遠是天地之隔。下面也是一樣：

「亦如空華，滅於空時；不可說言，虛空何時，更起空華。」這比喻也是一樣，空花從哪裡來？因為眼睛病了！眼病治好之後就永遠不會再看到空花嗎？未必！因為可能再生眼病！

「何以故？空本無華，非起滅故。」空中本來就無花，所以一切相都是妄識成迷，而有的假相。非真有花起、花滅。

「生死涅槃，同於起滅」，所以生死涅槃都像夢境一般，非真有起滅。若「生死涅槃，同於起滅」，則既生死是可以了，也涅槃是可能退。所以這句話

實有很大的問題。生死是相法，相法是可以了，這無可置疑！

但涅槃既非不是相法，也非是相法。云何非不是相法？既隨修證而有，即不可說非相法。云何也非相法呢？因為乃以不受、不著相，才能證得涅槃。既不受，即非相法。

那「不著相」要不要修呢？要修，因為眾生都是著相的，所以要慢慢斷才能證得不著相。修是減法，而非加法。

「妙覺圓照，離於華翳」，如果證妙覺圓照，就不會有眼病、有空花。但我還是要說：性也不離相。凡夫眾生的煩惱生死，也是心性所顯現出來的相用，修行證道也是心性所顯現出來的相用，墮落三惡道也是心性所顯現出來的相用。不能只是說性不是相，事實上性也是不離相的。

善男子！當知虛空，非是暫有，亦非暫無。況復如來，圓覺隨順；而為虛空，平等本性。

性則是既普遍又永恆也。

虛空不是暫時有的，也不會有任何的變化，這是指「虛空性」而言；至於虛空相，還會有變化的，雲來了虛空相就變了。但無礙的虛空性則不會變，所以能任鳥飛雲起。

這把虛空性比喻為圓覺性。在《楞嚴經》就說性是非因緣，相是非自然。所以因緣再怎麼變化，性是不會變的。虛空性非是暫有，非是暫無，因為性非因緣也。

所以能從相上提升到性，這問題就單純很多。反之，還是在相法做比喻，則再怎麼比喻，也說不清楚：

善男子！如銷金礦，金非銷有；既已成金，不重為礦。經無窮時，金性不壞。不應說言，本非成就。如來圓覺，亦復如是。

性者，非因緣。故曰：金非銷有。

剛才講能從相上提升到性，就不需要再用相法比喻，因為用相法作比喻，



永遠是有瑕疵的。

就像煉金，金是從哪裡煉的呢？從金礦裡煉的，煉到最後成金了。但金是本有的，還是煉出來的？恐怕就沒辦法定論，因為如果是本有的，為什麼還要煉呢？故說「金非銷有」，它不是煉出來的，而是本來就有的，這無法苟同吧！

「既已成金，不重為礦」，這句話更有問題吧！變成金後，就不可能再變成礦，當然不可能再回山上，變成金礦。但我們都知道：很多金，都加了錫、加了銅而變成不同的K金。那K金會不會氧化呢？若會氧化，即不能說「不重為礦」！

會氧化的問題，其實還不嚴重。我們知道有「王水」——硝酸跟鹽酸以1:3的比例混合，就成為王水。王水能夠把黃金、白金溶解。所以下面這句話就完蛋了：「經無窮時，金性不壞」，金被溶解時，你還能說它金性不壞嗎？

所以用相做比喻，永遠是有瑕疵的。但是就性非因緣去講，那就非常清楚肯定也。「如來圓覺，亦復如是」，乃是性也。「不應說言，本非成就」，性乃法爾如是也，你覺不覺、修不修，性都是不會變的。從性上去悟圓覺，問題就單純很多。

善男子！一切如來，妙圓覺心，本無菩提，及與涅槃；亦無成佛，及不成佛；無妄輪迴，及非輪迴。

其實，性還不離相。故修行證道，是佛性的功德；造惡多端，也是佛性的示現。

但不管是修行證道，或造惡多端，佛性是不會變的。

這是落一邊的。因為真正的圓覺妙心是不即也不離，既不能說有相，也不能說無相。若圓覺妙心本無菩提、涅槃，那到最後為何能覺悟菩提、修證涅槃呢？

所以不能說本無，而是隨緣示現也。如果把菩提、涅槃，成佛、不成佛，輪迴、非輪迴，都當作相法，性是可以顯現出不同的相。故性雖不是相，性

也不離相，這樣才不會偏一邊。

善男子！但諸聲聞，所圓境界，身心語言，皆悉斷滅；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。

「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」：如滅受想定，即無受也。無受、無不受，為入三昧也。至，即覺知也。

「終不能至」是沒辦法去覺知、沒辦法去分別。這段的意思是：聲聞、緣覺雖已證得涅槃，但是卻沒辦法去說明、分別何為涅槃？為何已證得了卻不能覺知分別呢？這很簡單：

如睡著的人，知不知道他已睡著了？知道就是未睡著，已睡著的就不知道！

同理，入定的人不能覺知、分別，他已入定了。入三昧者不能覺知、分別，他已入三昧了。證得涅槃者，也不會認定他已證得涅槃。所以說「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」。

何況能以有思惟心，測度如來圓覺境界。如取螢火，燒須彌山，終不能著。

「何況能以有思惟心，測度如來圓覺境界」：大菩薩的證量是無功用心。

眾生都是有分別心的，要用分別心去揣測不分別的證量，終是不可能的。

何況大菩薩的境界是證得無功用心。無功用心的境界，當然不可能用分別心、取捨心、造作心去思維、了解的。所以很多人都說「佛法不可說」，不是不可說，而是沒辦法用思維的方式去真正理解。

可是眾生還是要從有思維心啟修。如聞思修，聞思基本上還是以思維心為基礎的。

那從思維心啟修，關鍵乃是要見性，而非在相上流轉。若在相上流轉，不要說揣測如來圓覺境界，甚至意會得解脫都很難。為什麼？因為不著相才能解脫也。

但是我們也只能用思維的方法去啟修、去意會。

以輪迴心，生輪迴見，入於如來大寂滅海，終不能至。是故我說：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先斷無始輪迴根本。

「先斷無始輪迴根本」：若無正見，從何斷無始輪迴根本？而正見，不是從聞思中得嗎？

眾生都是分別、取捨的心。用分別、取捨的心想要去證得如來大寂滅海，終不可能至。因為分別、取捨就不可能寂滅。只有放下分別取捨，才能跟寂滅相應。

「是故我說：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先斷無始輪迴根本。」所以想要入如來大寂滅海，想要證得圓覺境界，且先斷除無始輪迴根本吧！

這不是廢話嗎？我也想斷輪迴根本，問題是怎麼斷呢？沒有「正見」怎麼斷？那正見從哪來？還是從聞思中得來的。

善男子！有作思惟，從有心起；皆是六塵，妄想緣氣，非實心體。

「非實心體」：非心本性，心以「能」了別為性。至於「有作思惟，從有心起」者，乃是所邊的相法爾！

「有作思惟，從有心起。」謂有心，不足為奇，而是皆從妄心起。有作，即為有我也。從有我而起的一切思惟，皆是妄念。

「皆是六塵，妄想緣氣。」為什麼呢？因為「有作思惟」，必已落入因緣法裡。落入因緣法裡的，皆是「鏡中相」，而非鏡子。

我們學圓覺，要看到鏡子，而非只是看到鏡中相。更不能窮於鏡中相裡分別、取捨，這只離圓覺越來越遠。所以如只是在妄想中，思惟分別、取捨造作，那當跟圓覺心性越差越遠！

我還是說不要用「心體」，而說不跟真正的心性相應。因為心性顯相而不取相，「有作思惟」都是取相。我們要往「能了別」的這邊去看心性，不要從「所了別」的那邊去看心性。

因「有作思惟，從有心起」，乃都是在所了別的相法裡打轉。都是鏡中相，而看不到鏡子這一邊。

已如空華，用此思惟，辨於佛境。猶如空華，復結空果；展轉妄想，無有是處。

「用此思惟，辨於佛境」：大部分人皆是從所邊而論佛性，故曰：佛性即空性。

如果只看到鏡中相，而沒看到鏡子。這是第一重錯誤，「已如空華」。

然後又在鏡中相裡分別取捨，便是第二重錯誤。「猶如冀於空華，復結空果」。

那就離圓覺心性越來越遙遠，故只落得「展轉妄想，無有是處」。

善男子！虛妄浮心，多諸巧見；不能成就，圓覺方便。如是分別，非為正問。

「如是分別，非為正問」：有疑即問，無所謂「是正問」與「非正問」。如是之答，亦非正答。

所以你整天打妄想，以此要了解圓覺，這是不可能的。「如是分別，非為正問。」所以你這問題，根本是問錯了。

對這樣的回答，你滿意嗎？不滿意啦！因為沒有把真正的癥結點出來。

癥結他有講到，但是沒有講得很清楚！要把圓覺，當作「性」。那剩下的就不是主要的問題。

所以如說「如是分別，非為正問」，那以後誰敢問問題呢？大家都懷疑：我這問題，是不是正問？既懷疑，還有誰敢問？

我的習慣，在答問題之前，我都申明：「你沒有不可問的問題，我有可不必答的問題。」因為不見得每個問題，都需要回答。但是大部分還是答了；很少碰到直接不回答的。只是有的答的比較詳盡、有的答的比較簡略，有的答的比較毒辣吧！

有很多問題，其實是圈套，你不能別人丟個圈套，就直跳下去。故可以不用答！但最厲害的是見到一個圈套，寶劍出鞘就把它砍掉了。

事實上，這三個問題，基本上都不是問題。因為如果將「本來成佛」當佛性看，那與眾生的無明便沒有矛盾。

既見性之後就不會再退轉，所以證得初果者，就不會再退轉。更不用擔心阿羅漢、佛會退轉。故關鍵就是「見性」而已。

《圓覺經》主要是要見圓覺心性。可是很多人對於「心性」還是不了解。我還是說：「對心性能完全了解，一定要把能、所兩邊分清楚。」因為一般人都在所邊裡打轉。都只看到鏡中相，而看不到鏡子。

有很多大師都說：佛性就是空性。空性本質上是屬於所邊的。眾因緣生法，所以是空性。若把佛性當作空性，即都在所邊裡看心性、論佛性也。根本看不到能邊的心性與佛性。

在「能邊」而論心性，只有《楞嚴經》講的比較清楚。它不講空性，而稱為「妙淨明心」。云何稱為妙淨明呢？因為它是鏡子能夠顯像，所以稱為妙淨明。這即是鏡性，而不是鏡中相也。

若從這個角度來看《圓覺經》，其實非常簡單。只要把兩邊分清楚，把性相分清楚；剩下的只是消文解字而已。用我這樣的講法，乃比《圓覺經》還清楚。因為《圓覺經》在很多地方用字不夠精準，性相混淆。還有用相法作比喻，一定是有瑕疵的，不如直接講性，就單純很多。

爾時世尊，欲重宣此義。而說偈言：「

金剛藏當知！

如來寂滅性，未曾有終始。

為什麼未曾有終始呢？因為心性是從來不變的，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。不只沒有終始，根本不曾動搖。

若以輪迴心，思惟即復旋；但至輪迴際，不能入佛海。

輪迴主要是為著相，故以著相而分別取捨，當然只更增加輪迴的業力，不只不可能證得解脫；也不可能入得佛大海。

譬如銷金礦，金非銷故有；雖復本來金，終以銷成就。

一成真金體，不復重為礦。

這個比喻就不用再講了，因為它有很多瑕疵。但如果確認是性，即非因緣，那於一切變化中都是不動不搖的。

生死與涅槃，凡夫及諸佛，同為空華相。

這就很難說了。如果把涅槃與諸佛都當作空華相，那眼病治好了，涅槃跟諸佛就都不見了嗎？

就像剛才講的：如果把涅槃說是夢，那醒來就沒有涅槃了嗎？應該醒來才是涅槃，而非夢中即有涅槃。

諸佛也是一樣，不著相才能成就諸佛。所以不能說諸佛是空華相。涅槃也是一樣，不著相才稱為涅槃。所以也不能把涅槃稱為空華相。

思惟猶幻化，何況詰虛妄；若能了此心，然後求圓覺。」

對我們來講，還是需從聞思修裡去建立正見。正見主要在見性，不在著相。從見性後，再去真修行！

見性後，怎麼修？就是不著相，把著相變成不著相而已。在《金剛經》裡有一句話：「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」我問你：無為法為什麼會有差別呢？無為法應不會有差別的。

故當是：「一切賢聖皆以『證』無為法而有差別。」因為每個人「證」的不一樣，才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差別。那怎麼證呢？唯「減法」而已。從消除我見、減少貪瞋慢。到最後全然相應無為法，即是涅槃也。

所以從見性去消除對相的執著，這樣就能讓我們的心量慢慢廣大、圓滿，以至於能夠證得圓覺。

〈金剛藏菩薩章〉就先講到這個地方，看各位還有什麼問題嗎？阿彌陀佛！